

高不可攀的柿子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9-10-31 23:57

下了几场越来越冷的雨，北方入秋了，银杏叶翻黄，枫叶染成金橘色，一路上饶有兴味地望着天空，看到橙红透光的柿子，可爱地挂在树梢头，路人经过，总会抬头望望，大概心里估量了距离，讪讪离去。

北大的教学楼，红木框窗户洗得透亮，尽显出华丽的枫叶，我听着听着觉得难懂，就会抬头看窗，看枫树，看天，偶尔担心，差不多所有人都快发完言，旁听者会不会被发现。

这次讲鲁迅的杂文，显学中的显学。我却像第一次开眼看世界一样，早在读材料的时候就被鲁迅的“宇宙烦恼”给震惊到了，下面做做摘抄。

夜九时后，一切星散，一所很大的洋楼里，除我以外，没有别人。我沉静下去了。寂静浓到如酒，令人微醺。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，是丛冢；一粒深黄色火，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。前面则海天微茫，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。我靠了石栏远眺，听得自己的心音，四远还仿佛有无限悲哀，苦恼，零落，死灭，都杂入这寂静中，使它变成药酒，加色，加味，加香。这时，我曾经想要写，但是不能写，无从写。这就是我所谓的“当我沉默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，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

.....

此后他想要逼近这苦恼，只是越逼近它，它就变渺茫了，这时蚊子一叮，思绪飘到九霄云外，抚摸着皮肤上新长的小疙瘩，往往无法继续思考，就坐在电灯下吃起柚子。这样的宇宙苦恼肯定都有过，只是鲁得忙着注意“切身功利”，不把这个蚊子打掉难以继续，他也肯定不是憎恶这只蚊子，只是想把态度摆出来，影响世人。

闭上眼睛一想，有时总觉得四面墙壁把我围住，绕来绕去走不出来。这时候就会在心里寻求一位像鲁迅这样孤绝坚强的偶像，这个现代中国最早最痛苦的灵魂，模式化的想象里的浓眉和尖锐的眼神，时时鞭策内心脆弱的幽灵。每次听课，总觉得自己差得很，长长的一截路令我烦躁，但也许我是学不成这个样子的，独立和深刻的洞见于我无缘，只是在专业书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发现只有被研究遍的古典是比较熟悉的，每每提出一个论点，自以为闪闪发光，总是被无情盖住。漫漫地学术生涯我只是看到一个开始，就得赶紧走开，我在看它最好的时候，再看一眼我就明白自己无法做到，乖乖走开。

我从来乐观。

